

| 寸 | 草 | 春 | 晖 |

妈妈喜欢乐器

◎周华

快三年了，一直不敢面对“妈妈”这两个字。但每当看到衣橱中那支锃亮的竹笛时，就会止不住去想念妈妈，想念那些笛声悠扬的日子。

在我儿时的记忆中，不管生产队的农活有多忙，每当夜深人静时，在昏黄的煤油灯下，妈妈都会拿出珍爱的笛子和一管青青长箫。一时间，笛声划过故乡的夜空，仿佛带走了所有的烦恼和疲惫。一曲吹罢，妈妈会换上长箫，任箫声溢出老屋，一直飘向山乡的尽头。

故乡地处成都平原西部，可能是位于华西雨屏核心区的原因，这里一年四季中大多数时间都在下雨。那时候，家乡的妇女除了出工干农活外，下雨天不是待在家里纳鞋底、缝衣服，就是忙着照顾孩子、喂养猪牛。而妈妈呢，闲暇时则喜欢于点木工活，忙着与锯子、刨子打交道，常常鼓捣一些桌子、凳子类的小家具。更让人意想不到的，妈妈特别喜欢乐器，在她那间简陋的屋子里，墙上挂着二胡、长箫、笛子和她参加演出的黑白照片，桌子上放着不知从哪里淘来的风凰琴，抽屉里则放着那个时代最流行的国光口琴。

妈妈常说早吹笛子晚吹箫，但在那个靠挣工分糊口的年代，她的生活几乎天天都是“两头黑”。早上踩着星光出门，晚上踏着月色回家。那时候要见妈妈一面，除了大雨天就只有等到晚上了。早吹笛子对妈妈而言，那就是一种奢望而已。

农家人的晚饭，那还真是一个晚字了得。傍晚，只有等到猪进圈牛进棚之后，熟悉的炊烟才开始在灶房里缭绕。伴着泥土的味道，嗅着诱人的菜香，一阵阵锅碗瓢盆的交响过后，家乡慢慢沉寂下来，只有偶尔传来的一声声犬吠和孩子的啼哭声，会撕破那片宁静。简单洗漱过后，我和妹妹们安静地依偎在妈妈身边，任思绪在她的演奏中自由飞翔。

因为擅长使用乐器，妈妈在当地小有名气。记得有一次学校开展“六一”儿童节庆祝活动，音乐老师却因突发疾病被送进了乡卫生院。眼见活动在即，却没有老师会用风琴。刚好妈妈和一大帮人正在学校外的田里劳动，那位平时就喜欢听妈妈吹笛子的校长“急中生智”，竟然拉她到学校救场。妈妈倒好，根本没有推辞的意思，只见她在溪边洗去手上的泥土，径直坐到了风琴边。随着她的双脚躁动、十指翻飞，悦耳的风琴声在校园响起，台上小伙伴们伴着音乐翩翩起舞，台下师生家长掌声如潮。更让人称奇的是，妈妈居然还会使用手风琴伴奏，这让我对她更是刮目相看。

听妈妈讲，她的第一个正式乐器是一支竹笛，那是川剧团发的纪念品。提起在川剧团的经历，还得从上世纪六十年代说起，当时县里成立了红专中学宣传队，各乡镇都要推荐宣传队员，经过角逐，妈妈以一支自制的笛子征服了评委，入选宣传队。当时宣传队最缺的是二胡手，于是，她自告奋勇学起了二胡。可能是因为天生就有文艺细胞的缘故，她很快掌握了二胡演奏技巧，成了宣传队的主力队员。在宣传队的巡回演出中，妈妈演奏的二胡经常成了压轴戏。无独有偶，那时当地的川剧团还没有解散，且正在物色二胡手。于是，妈妈又被选中了。

在川剧团的那些日子，妈妈才真正接触到了当地的二胡名师，在老师的指点下，她的二胡演奏水平大幅提升。但就在地即将成为川剧团签约二胡手时，十年“文革”开始了，川剧团随之宣布解散。作为纪念，团里给大家发了一支成都乐器厂生产的竹笛。

有了这段经历，妈妈对乐器更加痴迷，一有时间她就到雅安的旧乐器店转悠。上世纪七十年代初，妈妈有了自己人生中的第一把二胡。虽然那把二胡已经没有琴弦，琴皮是坏的，琴弓也缺少弓毛，但她却视如宝贝，先后找到了琴弦、松香和马尾、蛇皮，几经周折后，硬是让一把缺胳膊少腿的二胡起死回生。二妹出生那年，家乡告别了点煤油灯的历史，还记得第一次通电亮灯那天，生产队放了个早工，我家破天荒吃了个很早的晚饭，然后一家人守候在电灯下。

晚上七点，家乡被点亮了，远处的电灯像星星一样在黑夜里眨着眼睛。那一夜，我第一次发现故乡原来如此美丽。把二妹哄睡后，妈妈小心翼翼地拿出那把修好的二胡，一曲《二泉映月》如泣如诉，让我听得如痴如醉，仿佛头顶的那盏电灯已经幻化成一轮明月，映照在美丽江南。我之前见过二胡，但我怎么也想不到，为什么看似简单的二胡，经妈妈之手就会发出那么悦耳动听的声音？从那以后，妈妈的演奏俨然成了乡村音乐会，她的粉丝也越来越多了。

可能是好奇心使然，趁着妈妈出工的时候，我从墙上取下那把二胡，还学着妈妈的样子调了调琴弦，并试着拉动琴弓。可没想到的是，二胡在我手中发出了比杀猪还难听的声音。在把二胡挂回墙上的时候，我发现琴筒一侧有“虎丘”和“苏州”字样，后来妈妈告诉我，这把二胡是“虎丘牌”，生产的厂家是“苏州民族乐器厂”。

妈妈把弄乐器可谓到了痴迷的程度，就算在生产队出工，她也会随身带着口琴。在休息的时候，总会为社员们来上一曲。她的伙伴们常说，有她在的地方，就有音乐、有快乐。其实对于我和妹妹而言，妈妈除了带给我们生命之外，给我们最多的，也是开心和快乐。

虽然这辈子还没有见过大型音乐会是什么模样，在妈妈的耳濡目染下自己仅仅能吹吹口琴，但妈妈带给我们的那些与音乐相伴的日子，真的特别让人回味。

音乐不仅可以带来欢乐，还可以抚慰伤痛。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，爸妈买了辆三轮自行车，可两人都不会骑那玩意儿。就在他们为难之际，邻居的一位小伙自告奋勇当起了“代驾”，就在他们快要到家的时候，自行车突然失控，一头栽进了家门口的那条干河沟。小伙子 and 爸爸反应迅速，毫发无损，可妈妈却掉进河沟受了重伤，需要到天全中医院治疗。等我从康定赶到天全中医院时，妈妈的头上身上缠满了纱布，在浓浓的草药味中，我发现那支国光口琴安静地躺在妈妈枕边。看到我疑惑的眼神，正在给妈妈倒水的爸爸说：“她喜欢这个，说是有它在就可以想到音乐，伤骨就不会那么痛了。”

看到病床上妈妈那张因为受伤而变得憔悴的脸，我是既心疼、又理解。一个月后，病房里响起了妈妈的口琴

声，她的脸上也终于有了笑容。

有妈妈相伴的日子，就像从妈妈的乐器中流淌出的音乐一样，舒心、流畅，虽然有起伏，却充满幸福。一转眼三十年过去了，当年妈妈的那些小粉丝早已过了不惑之年，而妈妈也早就步入了老年人行列，只是她那摆弄乐器的习惯并没有因时光而改变。每次回家探亲，妈妈都会拿出长箫进行即兴吹奏，熟悉的箫声仿佛穿越了时空，又让我回到了童年。

虽然喜欢乐器，但妈妈却一直舍不得买一把新二胡。直到十二年前的那个中秋节，我才帮妈妈了却了心中之愿。那一夜，我和妹妹们再一次围坐在妈妈身边。明亮的月光从葡萄架的缝隙间洒落下来，尤如跌落在地上的一串串音符。成熟的葡萄香味在院子里游走，仿佛要把月宫的嫦娥诱回人间。圆桌上，除了象征团圆的月饼，还摆放着一把崭新的苏州二胡。《二泉映月》、《敖包相会》、《小河淌水》、《月光下的凤尾竹》、《康定情歌》、《北京的金山上》……虽然有的歌曲并不太适合二胡演奏，但妈妈的演绎却让我们的思绪伴着音乐，徜徉在江南水乡、大美云南、雪域高原。

妈妈老了，她那些乐器的使用频率越来越低。三年前的那个六月，妈妈的生命像断弦的音乐戛然而止。在整理妈妈的遗物时，我把妈妈的乐器全部保留了下来，与她最喜欢的那张在八达岭长城的留影放在一起，惟独把那支笛子带在了身边。

失去妈妈的日子，我就像断了线的风筝，在没有音乐的世界里飘飞。而每当思念妈妈的时候，我都会拿出那支竹笛，把它擦拭得干干净净，再放回衣橱。那一刻，泪水模糊了我的双眼，湿润了我的记忆。

| 乡 | 村 | 笔 | 记 |

柱子上做窝的红豆雀

◎王朝书

柱子上那对红豆雀夫妻带着它们的孩子飞走了。先生和我为此高兴。

先生和我回家时，发现屋里好像有鸟雀做了窝。时不时地会听见屋里有“啾啾”啼叫声，并瞧见鸟雀在屋里翻飞。对先生的猜测，小琴说，屋里是有鸟雀。这种鸟，村里人叫它红豆雀，如今，小板场村特多。它们喜欢在村民家里做窝。村里人到对家里来做窝的红豆雀，都给与爱护。

红豆雀，我的脑海里有些印象。老一辈的人，好像叫它们“胡豆雀”，因其身形小巧，堪比胡豆。而年轻人，则因其棕红蓬松的头冠，更喜欢叫它“红豆雀”。不过，在我离开村子前，好像红豆雀并不多。多的是，麻雀。看来，在我离开村子后，人变了，鸟也变了。

先生和我开始了与红豆雀共处的日子。它们将巢建在厨房楼上。时不时地，我们看见，从厨房楼上飞出鸟儿来。先生说，这种鸟，他小时在炉霍县多次看见。那里的人，也叫它“红豆雀”。对这种鸟，先生很喜欢。不过，这窝鸟儿和我们共处的时间不久。可能，我们回家时，小鸟就已经能飞了。等到小鸟的翅膀硬了，它们一家就飞走了。

今年，春天，两只红豆雀飞来了，在屋里寻找做窝的地方。也不知，它们是否是去年的那一对夫妻。我原以为，它们还是会选择厨房楼上，毕竟，那里有一个现成的巢，且安全。可它们飞来飞去，最后，居然没有选现成之地，而是选了一处让我们目瞪口呆的场地，堂屋前的一根柱子。这根柱子是老屋的主要承力柱之一。天长日久，柱子不免缩水。柱子中间被穿枋贯穿的地方，出现了一条较宽的缝隙。这两只鸟，钻进缝隙，衔来枯草，在里面开始了它们传宗接代的大事。看到那一幕，我不由为这种鸟的小巧而惊叹。那么样的一处缝隙，这两只鸟不仅自己住了进去，还要在里面繁衍它们的后代。

当这两只红豆雀选择了在柱子上做窝，先生就开始为它们提心吊胆了。

这两只鸟做窝的地方，离阿猫的窝太近了。阿猫太容易将它们扑来吃了。先生怕出意外，一旦看见阿猫守在柱子下，就会将阿猫赶走。这两只鸟儿，好像也知道附近有猫。每次，外出回来，都会“啾啾”鸣叫着，先观察环境，确定安全了，才降落，钻进它们的窝里。尽管，这一对夫妻小心翼翼，然而，不幸的事情，终究还是发生了。

我不知多长时间后，这对夫妻的孩子孵了出来。我们听见了小鸟细弱的叫声。我心想着，那么冷的地方，那些小鸟怎么住得下？正担忧着，一天早上，先生我们看见，一只还没长毛的小鸟摔在了柱子下。先生和我难过极了。这对红豆雀夫妻，好像也是难过的。那天，它们啼叫了很久。

又过了一段时间，小鸟开始学习飞翔了。我们看见，一共有两只小鸟在院子里飞来飞去。当小鸟飞出后，阿猫就在家守着。先生和我无法24小时看住阿猫。当发现它嘴里的鸟毛时，已经晚了。

当天，红豆雀夫妻回来了，叫得很难过。而先生和我尚不知，这对夫妻是否还剩有宝宝。先生和我也为它们而伤心。先生真不愿，它们今年是悲伤的一年。

第二天，小琴仔细听了柱子上传来的鸟叫声，说，应该还有一只小鸟。先生和我总算稍感安慰。

这对红豆雀夫妻，在经历了两次不幸后，吸取了经验，它们不再让小鸟随意出来练习飞翔。一直等到它足够大了。

今天，这对夫妻和它们的孩子，一同飞出了柱子。正在厨房里做饭的小琴叫我们快看。先生和我来到平房楼上。很快，就分辨不出它们的身影了。因为，它们和大部队汇合了。

看着村子上空飞过的成群的红豆雀，我对先生说，这是我们回村后，第一次见证小生命的诞生。那对红豆雀夫妇，始终对先生和我都是绝对信任的。放心大胆地做窝、孵育孩子。由此，可以看到，村里人平时对这些鸟雀绝不是敌意的。

先生说，爱，人是存在的本质。爱，会决定着人，去爱每一只红豆雀。

